

踱步超然台

□孔祥秋

在超然台探寻苏轼的心迹，要慢、要静、要有往复。慢，才不会错过细节；静，才能有所领悟；往复，才可以更精确地环环相扣。

那天，朋友邀约去诸城，我既惊喜又忧虑。诸城，正是当年密州的核心之地，来这里追访苏轼的脚步，是我很久远的愿望了。只是近日右腿受伤，屈伸疼痛，行走有些不便。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

我不想错过。

我们直奔超然台。这里是苏轼密州心迹的集成之地，更是他当年放眼密州、放眼天下的高地。访密州苏轼，最不可错过超然台。

走进内部的文化长廊，灯光是暗暗的黄，正适合将脚步和思路一起带入岁月的深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清明上河图》的动态版电子效果图。在这幅长长的画卷环绕里，我也仿佛置身于那熙熙攘攘的人流之中。这是一幅色香味俱全的民俗图。

前几天看电视剧《清明上河图密码》，对这个片名有些不解，直到最后，我才恍然大悟，只有老百姓安居乐业，才会呈现“清明上河图”这样的繁华景象。密码，在民间。

作为一名宫廷画师，我们不排除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或多或少有歌功颂德的意向，但他笔下的那个时代的确是富足的。宋朝，尤其是北宋，算得上是历史中难得的锦绣岁月。

作为密州人的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时一定想到了家乡的街道和集市，画那虹桥下的流水时，一定也想到了家乡的河。那河，可是今天依然在这片土地上奔流不息的淮河？

苏轼和张择端，是错过的，更确切地说，

是和《清明上河图》错过的。张择端画这幅画时，苏轼大约已经病逝于常州。

忽然想到苏轼在密州的两年，短暂却不匆忙，灭蝗赈灾，救济孤婴，兴修水利，除匪贼之祸，他应对民生的计策，有条不紊。他的治所，向上向好，这一笔一笔，不正是对《清明上河图》的勾画吗？他力求的是一幅更宽更广的“清明上河图”，更民间，更山河。

踱步到二层中厅，我的脚步更慢了，因为呈现在面前的一篇篇文字。细细看，苏轼写在这里的大多诗词，收笔处意却不收，而是陡然激荡，尾音上扬。这些，都是用湿笔来抒写的，不涩不苦不沧桑。

密州，是苏轼情感最饱满的地方。这里的相思泪，是大滴大滴的，可以照见亡妻的影，可以照见自己的心；这里的兄弟爱，是浑圆的，是一路伴岁月；这里的家国情，是热血的，是昂扬的，是胆气横生、披坚执锐的。

密州，水汪汪的苏轼，是他人生最酣畅淋漓的笔墨挥洒处，是湿笔的高峰，是浸，是润，是闪烁。岁月再向远，他的诗文渐渐加入了枯笔的技法，有瘦，有透，有涩。纸生皱，言词生嶙峋，即使“大江东去”那样的巅峰之词，也是奔涌着沧桑的。

苏轼，在余生艰涩的行迹里，一定不止一次地回望这里，回望这满月的超然台。只是以他的本性，是不愿絮絮叨叨说从前的。竹杖在手的男人，是积极的，杖尖指点之处，是一枚一枚的笋，笋破寒野，笋起春风，才有了他荒山东坡的重生。

说到拐杖，忽然想到了杜甫，他手中的杖一定是木杖。那杖，是枣木的，一下一下重重

地戳向泥泞的道路，是声声沉郁的叹息。抑扬的人生观，是抑扬的人生路。无论何时，昂头走都远胜低头叹。当然，我绝没有一点否定杜甫的意思，只是看着那一身粗布衣襟，被岁月撕扯得一片零乱的样子，感到太心疼了。

词，原本是无筋无骨的，浓浓的墨，是女子娇娇的叹，弱弱的怨。词至苏轼，才是筋骨相生，有形有神有山河了。

有人说，是黄州让苏轼变成了苏东坡。其实，应该是北方的硬风硬山硬水，让他有了猎猎之心，有了浩浩之气，有了拳拳之志。这些，再与川人的韧性交相辉映，密州，也就让他具备了应对一切思想和素质。

豪放，自此起。

超然台，磊落之高，磊落之宽，不似苏轼的明月夜，却是他的正午时光。

腿伤，不仅使我感觉到疼痛，更感觉到了疲惫，但一步一步挪上超然台最高处，豁然开朗的心境让我情绪大振，有了把酒高歌的兴奋。在这里我久久徘徊，不想离去。“道大不容，才高为累”又如何，苏轼，终闪耀千秋。

天色渐晚，看来是要错过苏轼呼啸往来的常山了。常山，是要呐喊的，我当下身体的状况很不适合。只待腿伤恢复之后，再寻一个机会，去那里豪迈一番吧，让我无骨的文字，也在黄茅冈上，寻几块铮铮的石头。

那些石头，原本是苏轼想用来为没有长城的北宋，垒筑国防的。风越千年，这些野山石曾被荡起的雄心还在吗？



老家的小院

□王谦润



我的老家是昌邑的一个普通乡村。那里没有名山大川，也没有古迹非遗，只有一个让我魂牵梦萦的小院——太姥姥和太姥爷住了一辈子的地方。

小院是东西两进，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首先踏入的是西院。这里像是一个被时光遗忘的花园，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花，一年四季一茬接一茬，从不寂寞。听说，院门口那棵比碗口还粗的梨树是自己长出来的，没人知道它何时发芽。有一年春天，一对叫不上名字的鸟儿在梨树上安了家，孵出几只雏鸟，每天清晨叽叽喳喳的叫声便成了小院最动听的闹钟。

穿过西院的月亮门，就到了东院。这里是太姥姥的菜园，也是我最爱探险的地方——大葱挺着腰杆站成两排，萝卜羞怯地把果实藏在土里，西红柿红着脸挂在藤上，丝瓜沿着院墙爬得到处都是……

院墙旁边，一棵矮矮的酸石榴树总是结不了几个果子，仅有的几个还被我们这些孩子惦记着，我最爱看妹妹酸得龇牙咧嘴的样子。石榴树下是一口大水缸，里面有几片荷叶和几尾金鱼，夏天，我和妹妹把手伸进水里，尽情地搅动逗乐，金鱼也跟着我们疯玩。最气派的要数那棵高大的柿子树了，秋天橙红的柿子挂满枝头，像一盏盏小灯笼。可每年我们都吃不上几个——那些机灵的麻雀总比我们抢先一步，把柿子啄得“体无完肤”。太姥姥从不生气，只是笑呵呵地说：“留给鸟儿吃，来年它们还来咱家唱歌。”

院墙外面，有一棵六十多年的老槐树，树根从地下伸进了院子，又在墙角悄悄发了几棵芽。每年五月，槐花盛开，树叶窸窣窸窣，整个小院都浸在甜丝丝的香气里。太姥爷还在时，会拿一根长竹竿打槐花给我们吃。他走的那年，槐花开得格外盛，风吹过，花瓣落满地，像是为他送行。

如今太姥爷不在了，可小院依然热闹。九十多岁的太姥姥虽然腿脚不便，但还是闲不住，每天拄着拐杖在西院看看花、到东院瞅瞅菜。她说：“这院子就像人一样，得有点动静才活泛。”我们这些晚辈，隔三差五就从市区往小院跑。离小院不远的村广场上，有秋千、滑梯、篮球架，孩子们在那玩累了，就跑到太姥姥家讨水喝。太姥姥总是乐呵呵地拿出自己晒的槐花茶，一人倒上一碗。

今年过年暖和，太姥姥的儿女、孙辈、重孙辈吃午饭都在院子里晒太阳、嗑瓜子，还拍了全家福。太姥姥搬个小马扎坐在屋檐下，笑眯眯地看着我们这群孩子爬到院墙角的土堆上跟墙外的邻居打招呼。阳光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那一刻我突然明白，这个院子之所以让我们惦记，不是因为那些花、那些树，而是因为这里有一个人，她把一辈子的时光都种在了这里，这些种子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长成故乡的模样。

院墙外，那棵老槐树还在。它的根伸进院子里，正如我们的心，深深地扎根在这个叫家乡的地方。

从「集溜子」到「烟火收藏家」

□陆菁菁

“集溜子”这个外号，伴随了我三十多年。小时候，我家门口就是集，推开门总是热热闹闹的；初中时，中午放学要穿过一片集市才能到家；高中走读，每个逢集的日子都要特意绕道到集上转一圈才肯回家吃午饭……

那时我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爱赶集，只记得集市带来的快乐简单直接——童心穿市井，步步惹尘烟。那个在集上四处溜达的小小身影，看遍了最真实、最热闹的人间，也更爱这最真实、最热闹的人间。

去年夏天，37℃的热浪都快将柏油路晒化了，我在潍城区大柳树集蒸笼般的空气里遇见“香菜歌王”时，他与老伴守着不大的菜摊，可心思显然不在生意上——他左手握麦克风，右手在空中划出有力的弧线，在音乐的伴奏下声嘶力竭地吼着《闯码头》。汗珠顺着他晒红的脸颊往下淌，可他全然不顾，双目微闭，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们一起闯码头啊！马上和你要分手……”那股不管不顾的劲，像一道闪电劈开热浪。一曲歌毕，他这才“回到人间”，咧嘴一笑，给我挑了两把最水灵的：“这香菜好，拌凉菜，绝了！”

我突然想起小时候，那个在集上追着喇叭班子的自己，此刻的快乐，大概和那时一样吧。

转进花家大集，讨价声此起彼伏的喧闹中，武师傅的摊位让人眼前一亮——一方老旧木板，上面挂满各种钥匙坯，像晃在老时光里的风铃。工具箱里，各种锉刀、钩针、小巧的锤子摆放得整整齐齐。

“滋滋……滋滋……”武师傅用锉刀打磨的声音，在这个嘈杂的集市里意外地令人心安。那声音不急不缓，有自己的节奏。他修的不只是锁，更像是某段被卡住的记忆。在这个什么都追求“快”的时代，那种慢条斯理、最终“咔哒”一声的成就感，写在他舒展的眉眼里，也自然而然地传递给了我。

望留大集香气扑鼻的肉夹馍摊旁，覆着薄灰、边角油亮的旧音响正蹦着明快的音乐。摊主老王握着夹馍的铁夹，身体跟着节奏轻巧地晃动，就连剁肉的“笃笃”声都成了绝佳的伴奏。此刻，油腻的操作台不是谋生的战场，而是他的舞台。接过肉夹馍，看到他眼里闪着光，我感觉自己接住的，分明是一份在忙碌里依然能轻松起舞的生活态度。

朋友问，你三天两头赶集，不腻吗？腻？怎么会！

从“香菜歌王”那里，我收藏了寡淡日常里放声歌唱的勇气，快乐不必精致，甚至可以粗粝，但一定要真挚；从武师傅那里，我顿悟了与时间温柔相处的智慧，慢下来，顺着它的纹理，让它做回自己；从肉夹馍老王那里，我获得了凡人舞动的生命力——日子是沉重的，但我们的灵魂可以轻盈。

儿时那个“集溜子”，溜达的是好奇；如今这个“集溜子”，溜达的是烟火人间。在这些大大小小的集市里，我遇到的不只是买卖商品的人，而是各怀绝技的生活艺术家。

他们的舞台不大、观众不多，但他们演得投入，活得认真。而我甘愿做他们最忠实的观众，在这烟火人间里，继续溜达，用心收藏，带着收集到的所有色彩、香味、声音和人情，连同质朴食材一起打包，熬煮成周末安稳的一餐。